

慈濟醫院心蓮病房個案報告

石世明 (慈濟醫院/心蓮病房)

❧ 個案報告 ❧

案例一：小朋友幫爺爺助念

(請見附件一)

案例二：乘願再來

(請見附件二)

案例三：金浩留給我們的是一首詩

(請見附件三)

❧ 討論 ❧

1) 靈性照顧 VS 靈性陪伴

2) 照顧者 VS 陪伴者

附件一：小朋友幫爺爺助念

背景介紹：

爺爺即將要過世了，親切的護士小姐將爺爺從原來的四人房中，推到 2352（往生室）。爺爺的床頭有助念機唸著阿彌陀佛的聲音，莊嚴的佛像前也點著蓮花燈。

奶奶和爺爺的孩子們都很捨不得。奶奶怕自己太過傷心，回到四人房收拾東西，爺爺的兒子和媳婦握著爺爺的手，訴說著對爺爺的感謝，以及他們心中的不捨。

剛開始，四個小朋友在一旁感染了這樣的氣氛，小朋友知道親愛的爺爺就要離開我們了，一個小朋友哭著說「爺爺不要走」，其他的小朋友也跟著哭了起來，大家在床邊哭成一團，聲音哇啦啦地從往生室傳到護理站。爺爺的媳婦請小朋友先出來，以免哭喊的聲音太大讓爺爺不舒服。

心理師剛好過去探望這一家人，見到小朋友帶著淚水，魚貫走出病房。心理師邀請四個小朋友坐下來，給他們蠟筆和卡片，要大家寫一些祝福的話給爺爺。小朋友在畫卡片的過程中，互相討論爺爺要去哪裡，要寫什麼話語祝福爺爺。最小的一個小朋友只會畫圖，不會寫字，哥哥姊姊就幫忙他。

後來心理師教導小朋友學助念。四個小朋友以前沒有助念過，也不知道什麼是助念，但是他們相信爺爺即將要去西方極樂世界，幫爺爺助念，就好像爺爺要坐上火車去遠地旅行，小朋友在月台上送行一樣……

送行的時候，要用祝福的心情喔！



附件二：乘願再來

慈濟醫學中心 心蓮病房心理靈性教材

限院內教學使用

【病人部分】P-6 乘願再來

乘願再來

徐寶細

一得病就是末期

93年1月1日，土城清水國小因為331地震，震壞了一棟學舍。上人慈悲，建了一棟新校舍。我有幸參與鋪設連鎖磚，我46歲，是一個健康的女孩子。鋪完連鎖磚回家之後，我就覺得肺部痛痛的，因為我的身體一直都很健康，所以也沒有去看醫生。一直到過年的時候，家人問我為什麼咳嗽，我說我也不知道。大年初一，我就一直吐，吐出血塊。就這樣去檢查，來來回回，一直到3月12號，醫生宣布我是肺癌末期，並且已經轉移骨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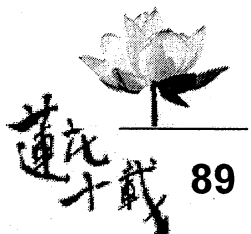
這個噩耗對我衝擊很大，在沒有生病前，我是一個健康寶寶，完全不知道什麼是生病。當時，我和我最好的朋友旻容，抱頭痛哭了幾分鐘之後，也沒有和醫生會診，我們唯一想到的辦法就是逃離醫院，這是我們錯誤的第一步。

之後一直有慈濟師姐來拜訪我，勸我到慈濟醫院檢查。但是我們對癌症一無所知，我們拒絕了。我們不知道癌細胞轉移骨頭之後，會壓迫神經，接下來的就是沒有辦法走路，於是我倒下來了，在無奈與不情願之下，我們只好又回醫院。醫生說開刀的風險太大，只能夠做腰椎的放射線治療。

參加委員培訓，做慈濟事

罹患癌症之前，我和旻容報名慈濟培訓委員，曾經上過一次課程。記得我們去報名培訓的時候，拿報名表給我們的師姑已經60多歲了。我跟旻容說：「我才46歲，我還好年輕，我還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慈濟事…」那時候我好快樂，星期二下班，我就趕快去做資源回收，星期三學手語，我也覺得很快樂，生命充滿著希望。可是，怎麼會知道這樣的晴天霹靂，打破了我所有的夢想。

我知道一旦我倒下來，我就不可能繼續參加培訓，更不可能再去做資源回收。當時，我心裡非常的痛苦，因為一旦下半身癱瘓，我這一輩子就可能無法再做慈濟事了。但做那些事情，卻是最愛的，那怕只是做資源回收，還有學手語…我都好快樂喔。



剛開始做放射線治療，我抱著很大的希望，期盼我可以坐起來，好讓我繼續做慈濟，我身邊的人也一直鼓勵我，說我一定可以做到。我同樣抱著很大的希望，鼓勵我自己，要站起來。可是30天的治療做下來，它只能讓我的腫瘤縮小，卻無法讓我再度站起來，於是我再度陷入無助的心情。

努力求生不得

或許旻容對我的病情比較瞭解，不久後她告訴我，不如我們就求「往生淨土」吧！儘管我面臨到下半身可能的癱瘓，但是只要一口氣還能夠呼吸得過來，我還是很希望可以活下來。我是一個開朗的人，也是一個樂觀的人，或許旻容感受到當時我對求往生，並不怎麼相應，於是她很快就改變了態度，努力為我的生存而奮鬥。

我們四處打聽，除了西醫之外，有沒有什麼樣辦法可以延長我的生命。只要有任何的契機，旻容都不會輕易放過。有人告訴我們哪裡有密醫，哪裡可以吃中藥，哪一家寺廟很靈驗，哪裡可以求神問卜，甚至有人介紹會通靈的人，他的預測很準確…不管再遠的路途，只要有一點點希望，旻容都願意為我奔波。旻容看到我的生命力，她也沒有辦法和我討論生死的問題。每當她努力回來，就一一跟我報告今天是怎麼去為我求生的。我們花了許多精神，也花了許多金錢，後來我們也都精疲力竭了，為的就是要追求活的希望。

一心求死

因為癌細胞轉移到骨頭，有一天我為了要翻身，手去拉床邊的欄杆，不小心用力一拉，手臂竟然就斷裂了。我被送入開刀房，最後手臂打上石膏。癌細胞長得很快，我的身體就每況愈下。旻容怕我臥床太久，她就每天幫我按摩背部，而我的脊椎骨都已經變形了，她也都不太敢讓我清楚的知道。後來我的身體經常就會冒汗，也必須要用到嗎啡來止痛。

藥物的副作用讓我排便困難，肚子脹得很厲害，即使用軟便劑也沒有辦法改善。一直到第八天都沒有辦法解便，肚子大得像西瓜一樣，讓我無法再進食。我身體承受著極大的痛苦，一旁照顧的旻容也承受著極大的痛苦，在急性的外科病房中，又沒有足夠的醫療人力，協助我們解決這些基本的生理問題，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！

後來我變得一心求死。旻容看到我身體、心靈都這麼痛苦，她跟我說，她恨不得拿安眠藥給我吃，以便讓我安然睡去。在身心的痛苦掙扎之下，我更難過的



是：我沒有辦法完成我的願望與夢想，就是我可以利用 46 歲年輕的生命來做慈濟。

我們學佛的人都知道，「業未盡」是死不掉的。哪怕旻容拿一堆安眠藥給我吃，我有可能吃下去一把安眠藥，也不會死啊！我們兩個人就這樣來來回回的，想了又想，到最後我們沒有做任何動作。因為我們不能自殺啊！

在痛苦到達極致時，我心中更加徬徨。我知道我會死，但我死了又到了哪裡？我生的時候，沒有辦法完成我要做的慈濟事；我死後，但這件事情並不是人可以作主的。就在這樣的內心交戰和痛苦煎熬當中，我們折騰了 40 幾天。

回到心靈的故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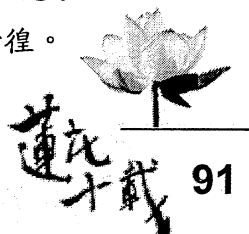
一直到醫生抽我的骨髓做檢查，他判定我的骨髓裡有很多癌細胞，連做化療都不可能，他預估我只有一個月的時間。那時候旻容告訴我：「那麼我們回家吧，我們回慈濟醫院，回到心靈的故鄉。那怕只有七天的時間，我們去感受慈濟的人文，或許你會知道你要去哪裡。」經過身體的磨練，我更深信癌症末期的病人，他們需要的不只是「醫院」而已，他們更需要人文的醫療。雖然醫院可以醫治你的生命，但是卻不能給你慧命。

就這樣我們忍受 4 個多小時顛簸的車程，雖然我有打止痛針，但是半小時還是吐一次，吐到黃膽水都從鼻子裡流出來。旻容一直幫我打氣，要我撐下去。一路回到慈濟醫院，我們也如願進到心蓮病房。別人可能怕的要死，可是我們卻很喜歡。這裡的設備超乎我們想像的好，一到這裡，護士馬上解決了我最受困擾的排便問題。我們彷彿從地獄來到了天堂，很快的我就可以吃，也可以笑。好不容易，我整個人終於能夠鬆懈下來。我跟旻容說「在這裡過著天人般的生活，這麼快樂，我還真的不想死！」

到底我要去哪裡？

當我身體已經接受了最好的治療，症狀不會二十四小時干擾我的心思，我才獲得基本的生活品質。回來慈濟之後，慢慢的我和這裡有更多的接觸，我確實發現慈濟的人文，正一點一滴的，慢慢注入我的生命當中。此後，我也開始整理自己，並且去思考「死後，我到底要去哪裡？」

來慈濟之前，我知道我的身體已經敗壞，我只想到要換個身體。學佛那麼多年都知道，我們知道身體壞了就是要換，因為你已經沒有辦法醫治它了。所以我也很坦然的接受我是個癌末病患，我即將走向生命的終點。可是我要到哪裡呢？當我走到生命終點的時候，哪裡才是我的起點？我不知道。我的心裡非常徬徨。



我一直自怨自艾，我46歲年輕的生命，沒有辦法發揮我的生命良能，那麼到底我應該如何？旻容告訴我：「生命是『分段生死』，妳不要太在意這一段的生死。每個人都會死，只是早晚而已。從你得癌症到死亡這個過程當中，你要去思維分段生死，對你有什麼意義？」

或許有的人會認為，人死了就死了，什麼都沒有。但是我思維過，我最重要的是要延續我的慧命。我體認到：死的是生命，但要延續的是慧命。

那麼，在生命的最後，我到底要的是什麼？

做慈濟小菩薩，快去快回

最後，我想到 上人的一句話：「要做慈濟菩薩，要快去快回！」就因為這力量支持著我，讓我每天都很開心。因為我知道：死亡之途並不可怕，我死了之後，就是換一個身體，就是做一個慈濟的小菩薩再來呀！到時候，我的年齡就不是從46歲算起，我會有更多的生命，可以做更多、更多的事。

上人也說：「生命只有使用權，沒有所有權。」那麼我們要如何使用呢？現在我知道，我可以做一個小菩薩再來啊，而且快去快回。當我體認到這個道理之後，我的心裡就非常的快樂，當我面對死亡時，我就不再那麼恐懼了。

當我明白這個道理之後，我每天都很開心。甚至，我更希望身體符合條件，以便做大體捐贈，讓我生命最後的價值，可以再利益他人。為了達成這個心願，我請旻容每天給我努力加餐飯，希望我能夠符合捐贈資格。

在心蓮病房的這段過程中，我想我已經得到心中的解答了。那就是要延續我的「法身慧命」，要讓自己生生世世行菩薩道，這是我給自己的未來最深切的期許。

